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八

豫章

弟

卷之八
古今治平畧
豫章
弟
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輸將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故三代之前、漕運弗備、著

考之禹貢如所載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自夾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是因水入水以達帝都也青州則浮于汶達于濟徐州則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則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則浮于洛達于河梁州則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其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物而所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精而輕者以賦遠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

結則粗而重者以賦近是雖甸服之中猶量其地之
遠近爲輕重勞逸之等而未始責之王畿以外也至
于周九畿之貢因乎五服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
王府而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千里之畿內而
有餘且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則十里
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
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觀之于詩邵伯
之徹申土疆也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積倉于幽峙糧于申會蒐之

備達于衛境則當時之富藏亦可見矣至若齊桓之師陳鄭供其資糧非屢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資糧轉送者耶惟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河之役則是恤荒也吳夫差欲謀伐楚因城邗溝通江淮則是伐國也大抵漕運之法多見于兵爭之會三代盛時車書一統比大字小月聘蒞問天子食其畿甸諸侯食其國卿大夫食其家干戈不紛優然享均和之奉至于戰國以來兵革不息于是千里饋糧上

色不免竭土地之所有用恤遠近以應供輸而
清軌之術于是始熾然事已兵休輒復無事循不至
于甚病及秦始皇貪于聚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又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
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當
是時用兵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百
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蓋漕運始爲生民大困而先主

之制蕩然矣。漢興擊楚于滎陽，成臯之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軍需大振。及卽位，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卽有變，順流而下，可以漕輸。然其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其弊漸見。如淮南之遠，數千里，遙屬于漢。輸將其苦。賈誼諫曰：古者天子之都，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故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而不然，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

之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不過此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竊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弊強提荷而至慮出假貸非諸自有以所聞也履屨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

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逋逃而歸請侯者類不少矣幸早定之毋以資奸人則當時之苦民已若此至武帝建元中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鐘致一石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又時官多徒役衆因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而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特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此損

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能令齊人
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
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久
之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
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
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歲益穀二百萬石使穀從渭
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已而渠不利
遂廢後又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
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窳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窳水通沔斜水通涪皆
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窳窳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涪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
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窳斜材木竹箭之饒
擬于巴蜀于是拜湯子卬爲漢中守作窳斜道果便
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請入粟
賣爵除罪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百石天子
用饒蓋當時用兵四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
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益多寡

以給邊足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後郡國之
財以給邊費徒自爲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特
詳于建始元封之間也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耿壽
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言築倉治船費直
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徒
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如故
上不聽漕事果便光武中興將兵北伐命寇恂守河

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聲車輓駕轉輸不絕及至事
定省官節用經費簡約因罷護漕都尉官末年張純
爲司空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安帝永初
中虞詡爲武都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率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
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傭者
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司馬懿輔魏用鄧艾
之策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以通運漕之道勿
令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十年議鑿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躡詔施行而未成功永嘉元年脩千金塌于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中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奔波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徼省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京西水次常年貲帛皆折公物雇車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今求車雇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河不過百里華州不滿六十並令計程酬價車送船所解之所運達于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則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于公私兩便于是議者請諸通水之處皆用舟楫宜開興脩築使溝洫通流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沔

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千峰、岷山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其輕于車運，人工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必不廢田。自可永以爲式。隋開皇三年，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贇向蒲陝以東募民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場帝大業元年命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和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

泇水南達下河北通涿湖自是丁男不供始以爲人
從役

唐宋漕運

元附

唐都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贖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

古今通纂
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楮朗議鑿三
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
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鉤
於胸而繩多絕輒大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
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
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
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
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
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入九月冰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屈河
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
路頻河倉廩遺迹可尋宏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
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
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
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羅卿爲京兆尹京
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羅卿漕事羅卿
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
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
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
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
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資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
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漕。凡三
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罷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
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
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
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
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
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
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
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
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

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漕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瀨花墻繫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律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缺後緣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

次藝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
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
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
宗末年史朝議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
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宴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
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于以輸
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乃
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

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爲通濟
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
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
輔若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
彫疲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
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
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
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
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纔十餘居無尺椽爨無

盛烟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
沐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厥遊涉泗
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滎池北河之間
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
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
衣無續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
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
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
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卽鹽利顧傭分

吏督之隨江汴河涓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
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
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艘支江
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船三百人篙工
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
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絢梳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陰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涇江南之運積揚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涇口涇船之運入

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其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節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以給關中。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使。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初。晏於揚子置一塲。

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
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
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據與
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
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
後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
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故
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及田悅李惟嶽李納
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

因隄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
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
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東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
不通若築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
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
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穎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
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
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
俱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

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列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亦各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

節度使杜佑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
巡院歲終得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
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
先是興元初帝在梁州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
服亦自御袂衣久之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縑帛來
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
四十擔于行在募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
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
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

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舫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舫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漉米至。減五之四。事平。上還長安。武言漉聚兵脩城陰。畜異志。上以問李泌。泌請以百口保無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諭其子臯歸覲。令漉速運糧餉。此朝廷大計也。上從之。臯歸。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喜。加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

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
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
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
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
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
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
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
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
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

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
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
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
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
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
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
河益寧水下走淮夏則泝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
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
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輸

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計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掇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

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
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營
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
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
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宋
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
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
唐季五代蕃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
故于兵食爲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

受稅租及筦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于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疆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

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歲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鄆萍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粘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杜配商州雍熙五年併

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雜糶
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
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
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
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
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
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
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
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糶于

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廣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使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別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

自荆南遺綱吏運送京師慶曆後以黃河歲漕益減
耗而舩船市林木役牙前勢費遂罷其運自是歲漕
三河而已江浙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
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
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
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
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
上供米圍網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全併
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賦諸吏得詣富饒郡市

賤質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空敕諸路增船載米。輪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明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

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
船不得至京師○夫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
恒若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
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儲丁
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
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
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
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
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熙寧二年薛向爲

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
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
十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數三司使吳充言
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
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
糶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至
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隨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
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夏便州軍用常平法
糶糶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

齊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米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能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

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
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
爲戶部侍郎來者効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
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
輪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
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
輟剝勞費遂于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
河船載之人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
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

炎州堰爲水牯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
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
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
直至京師或有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
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
師號直達綱豐不加雜費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
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
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
百出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

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淤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諱奏轉般之法寓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可糶於真兩浙有米可糶於揚宿亳

有麥可糴於酒。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可以糴。以
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且
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
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
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
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
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
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
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

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拆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
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
回網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高宗建炎元年詔諸
路網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因
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
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
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顧舟差
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
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

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甚多
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入
總領所遣官就糴于沿流諸郡復就典利開
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
對糴米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時內外諸軍歲費
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楊楚間轉輸
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
于齊安舒者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于京
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于湖北

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屢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十五十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于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亦時寓于蠲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門

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
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
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
卒無成効初宋季有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俱爲人備
海濱沙清因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
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
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屢忽若風與鬼
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椎劫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
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朱知

其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時艤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瀛，京畿漕運司自中瀛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漸以入。

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張瑄爲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揚州平灣兩處發運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濟州接運猶未專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專掌督歲運至大四年以嘉興等秋糧并江淮諸處財賦府歲辦以充運海漕之利益至是博矣初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及密州膠

州界放蕘山洋接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放洋
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
自劉家港開洋至柁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
鹽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
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
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敷明畧又開
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

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與雖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至其河漕則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牖三十有一準高下分遠邇以節蓄

洩河成賜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
重載容大舟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
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不若海運之多又初時通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
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
王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
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鑿一隄
以時容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十

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還過水運見
舳舻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
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牌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
時塼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便焉是元運
主于海而兼乎河所以爲國計者大矣然歷歲旣久
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
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
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
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

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
如舊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
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
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而國
已不國矣

國朝漕運

明興

高皇帝定

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會引

江帶湖舳舻銜尾鱗次沓集故帑藏充溢獨租之詔
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乃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

陸漕輓輸之

京師大爲勞勩所司其設法轉運務

取便利無重貽民困其時會通河故道猶在以不關
漕事堰築崩淤廢而不理及川兵梁晉間使大將軍
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水以通運後因河口壅淤乃
脩師家庄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陂接引西

鄆黃河通梁晉之粟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洪邊過安
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
遞運所往來者悉繇德州下河至其給餉遼東則仍
用海運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六十
萬石以餉遼東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上命增十
萬石以嘉定縣米輸太倉轉送之明年諭戶部以
遼運連歲不絕近聞頗有贏餘可令其軍人屯田自
給而貯所應運者于太倉鎮海蘇州二衛其致謹于
飛輓如此及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

江南蔡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于東南于是
漕始重初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
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瀋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
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厥受
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詔命詳議
候民力稍甦施行焉戶部尚書郁新等又言淮河至
黃河多淺難跋涉運漕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
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跛下

復以淺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至跌跛止別以大車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既而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又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戶以儲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五年戶部會官言京都合用餼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董理

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其中擇文
武中公廉勤幹者充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
出海官軍時簡理如法下部詳覆以聞大畧水陸兼
運河海並濟而自海運者則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
京自河運者繇江入淮繇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
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
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而陸路置遞運所八每所用
民丁三千車三百餘輒民困其役先是晏有言開河
便者

成祖重民力未許至九年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
一濟而通之非唯山東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
之利于是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鉞都督
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
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濟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
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
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
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亦不任重載固其理
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

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
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于汶上縣之戴
村橫亘五里遇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
之四南流以屬徐沛分十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跡
元舊相地勢高下增築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
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
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
于河淮乃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三船五
百艘已運至三千餘艘以轉輸底平倉濶受載不深

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掣而足六掣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十二年乃罷海運令支運轉漕而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壅塞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潴開秦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關四十有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瀕河置廬舍五百

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綠河堤種樹鑿井以待陽者
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亘四千里數
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
是賴 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
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
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
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
通州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
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

而漕河有洪開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徃復動經歲
勞費于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 宣德

五年巡撫周忱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
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及搬淺耗折蘆席諸費兌與衛
軍而直隸各省軍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
至 成化七年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

裏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
視遠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
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兌運遂爲一代良法

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後尋增至七升已又有淋尖斛面有隨船餘耗于是糧運輕齎有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蓋加耗隨地理遠近爲多寡而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謂之三六江南北直隸次遠則耗四耗三而折二故謂之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謂之一六先連耗俱本色俟抵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弘治間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貴又滯交納遂定折銀每石五錢可以輕責就千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等輕齎之名所由始

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
皆歸旗軍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饒運于斯
爲盛其臨徐德淮支運者加耗數寡止有隨船耗米
無輕賚之費亦于兌運輕賚均貽之總備運四百萬
石然用亦裕而運無告匱迨于 正德 京師權要
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賚而弊從此生矣時各
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借公物爲私賂以希寵
庇于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
官至灣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皆欽遂引

責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官故又有扣除之
列欵雖旋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
厥數務多獻為功至太倉庫所積羨餘盈數十萬而
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欵之作備可盡誅耶
夫一六等輕責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
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之費則各
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責
扣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
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通專驗封而叅

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積每石一釐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利于是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兒錢其他如小盪兌銀會錢銀救斛面銀者名色不一後又革除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判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不准開銷則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用乃別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

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議者紛及故又議以羨銀給軍然不復詳審概給爲名使旗甲不免鉅租追償而衆軍反獲贏餘惟以扣除不多爲恨欺辱旗甲動輒噪訐官司莫可誰何于是旗軍受累日深而運亦弊極不可整理嘉靖初詔申飭嚴禁焉二年漕總楊宏請漕運輕賫聽運官沿途僱舟車不必裝勒封算以苦運軍部議漕規惟船不守凍糧不帶筭車不借債爲急輕賫雖資運費宜解漕運視驗過准照數領給至通州方許發封仍聽巡倉御史酌定餘

者各總驗船料應修補者給之三年新定運軍隄正
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使之已 命輕責銀過淮予三

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勿扣羨餘侵欺者許軍陳訴至
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抵 都城乃元

郭守敬所建者 國朝 永樂間亦以通漕後尋湮

廢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
之爲力甚易仍令閘運歲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又漢

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外者

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閘

可○運○設○虜○酋○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粟○則○
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所○司○
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京○
倉○興○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計○上○命○戶○部○侍○

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
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十○丈○中○
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設○官○吏○編○夫○二○百○八○十○
造○剝○船○三○百○艘○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
米○籍○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大○槩○國○漕○歲○四○百○萬○

八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糧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剔斛。拋剝漫籌。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之。兌與旗軍也。害如之。旗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害復如之。而總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于田。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天下所運。

之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者實不啻費二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閒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排之停阻納餉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畱難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文移又促以再兌矣凡艱勤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慮也哉况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而自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遇

旱亢流細縮則行頗壅滯又抑黃河使不得北流而
河數決溢蝕漕爲漕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
總督大臣奉 勅專臨焉蓋其重也先是 成化中
大學士丘濬議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
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于人力所運有
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
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
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
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

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人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矣。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及蘇松常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詳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

尾必俱置於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

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等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無雲因便發行已時而止則不遇暴風或中道忽見雲起卽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至是河決益甚漕舟往往更歲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萊河復遮洋總及海運事時嘉靖三十年也給事中李用敬言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間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剛

使王獻悃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管按元遺迹鑿馬塚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開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現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卽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卽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前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十里宜添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疏入 遣御史何廷鈺

往度之廷鉅返言爲費浩繁遂報罷至隆慶四年
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粟而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三百皆淤舟爲
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
六千餘石于是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膠萊新河以
濟餉運遣工科胡橫相視而河道都御史萬恭行
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落而浮沙百
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礮礮則礮石粗礮不可鑿
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益奚容更議旣而橫勘視

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罷然說者謂海運繇安東循
靈山歷陳家島綠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入大
洋入黑水夾延真白達頭經成山沙門萬里波濤未
易漂涉而新河則出麻灣至海滄相距纔三百餘里
非遠若漢海數千里之阻也又下款三沙之洋上接
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漲決細流以蓄
注也嗟乎海運關 京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此
役當與天下共非淮海山東之私利也且元人業已
爲之前驅矣奈何吝數十里之費喪垂成之蹟哉甚

少是俗之未可與慮始也。至遮洋絕則海運雖隱而
宜。統間猶造船給軍。由海運赴薊州諸倉。迨嘉
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
運遺意無復存焉者。至是給事宋良佐議曰。今運道
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
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乃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
諸衛。兌北糧者。令繇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繇
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
衛所舊制。博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此

案彼通亦思慮預防之術。下漕司詳議以聞。于是山東布政使王宗沐聞其議，以爲膠河不必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巡撫梁夢龍大然之，袂起行海上，屢與視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

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二千三百里風使兩旬可
達况舟皆由近洋中島與聯絡過風可依非如橫海
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安便大
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
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楫
保無他患可接濟京師羽翼滑河省牽挽之力免
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絡又可嚴海禁壯
神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
抵其效從之至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

樞風陽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
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
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燕背負大河
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梁則景德元
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
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
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
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
裴權卿劉晏輩百計經營所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

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
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
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固夷紛攘終歲用兵固
無暇于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關則雨舟難並是不可
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靡是
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
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至于河而協以海自可
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
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執二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

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
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
淮而去歲決從閘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于
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
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
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
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執三也風波天數
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上策其不爽
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日天不難

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海稽天則迴避
靡所。近南水。援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
太倉嘉定。遞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
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
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
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于元人。利
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是者。于是海運
行而議者。藉藉諱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
罷大抵海運之開。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裁運軍三

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
以裕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
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
月。可集。或用烏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
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况造船有
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
者。督之。則飄溺蓋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
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
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既銳意規復。

突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猶未有爲之而卽入
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況海運乎乃何以一壺而遂
廢食耶未幾恭與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
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
數尺不害運惟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
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
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
置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願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
使運之不危臣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

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
史依期驗覈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以程之遲
速爲其勞敘之殿最。凡三月過洪者爲上。四月者次
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
所以爲漕也。奏可。於是漕船不與河泛溢直而河壯
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
期抵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

國家奠鼎幽燕。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
飽於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

則不知其所爲命是東南者天下之敖倉而東
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與而居
而倉困廼越江踰湖以希口食於間關四千里
外則國家緊關命脉全在轉運廼開國迄
今事幾經更變矣海運變而海陸之兼運再變
而支運先運變而爲改先今且爲長運矣始猶
兼督軍農而今獨委轉輸於漕卒賦出於田
者不供而軍代之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
也今以輸租貢稅之人而寇警疾之矣軍不輸

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萬口饑是軍者爲若足國
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軍而牛馬疲之矣○
衛所依軍而立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
所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輩而魚
肉陷之矣○軍無中人百金之產而有經年飛輓
之勞○遇黠運則富買閑而貧任役○然而富者不
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亦貧矣○每膺差
則逃者倖寬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
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抱老羸億頓之

軍勾流亡新集之衆。儒不更事。勢必假手于積年包攬之徒。胥於是賣船盜餉。而運官經年縲紲。傾其產罄其族。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與民爭升斗之美。賦役長以全力迸之。而又挾長官之勢以制之。托豪有力以摧之。糠粃混入水濕相參。米不上倉。逼軍就兇。憲臣稍一行法而勢豪且反脣相稽。有司以恤民爲賢。以鬪軍爲強。幹風力獨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浥潤霧蒸之苦。乎有淺澀盤剝之艱。乎有颺颺扇簸之虧折乎。

先○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
計○臣○不○能○強○出○先○者○之○稍○任○其○虧○而○欲○責○轉○輸○
者○之○兼○任○其○苦○貧○軍○疲○卒○左○右○皆○無○可○托○第○托○
身○於○統○幫○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
恤○一○體○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
事○權○而○軫○軍○旗○之○疾○苦○有○經○收○之○主○司○在○有○監○
臨○之○使○臣○在○而○椽○役○之○需○索○倉○橫○之○阻○勒○直○同○
負○嵎○之○虎○官○愈○嚴○而○弊○役○愈○橫○當○事○者○誰○不○明○
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孰○能○窮○之○以○萬○苦○故○歷○之○

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倉糧未經交割。新運又攝家丁。爾如壬子之春。則以次丁領兌。而邀舊卒於塗。家無二丁。且攝其親屬。噫。夫何使軍至于此極也。然則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今之所謂運軍也。卒繇斯道。不數年而罷伍之軍立盡矣。軍盡則不知所爲。漕事計。又安知所爲。軍國萬民根本。計故今時最急者。惟漕。迺漕之可慮。又懸繫于江湖河洪一線之脉。此一線水。馮夷司其吐納。天吳宰其絕續。飛滂相礮。影沙磨石。

時以織力與激浹森渺之天河抗衡爭勝一決
 塞卽以金錢數十萬委之茫茫汨汨中自嘉
 隆以來秋風瓠子壁不勝投河之爲患古時有
 之未有侵陵侵漕侵民之田祇廬舍如今日
 者此通彼滯前淪後淤今歲甫以開決敘功明
 歲又以疏排請餉以游龍變幻之勢爲畫圍域
 地之工三方之人力各省之協濟祇以供河伯
 之鼓掌漕之有渠也猶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
 吭時時受病而腹心安然無恙者也任當事者

感額憂漕則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及膠河
請以一九泥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以通海道迨
躬爲履地而知不可塞也其說窮再變而爲東
引沽河西引濰河以疏水竇又躬爲履勘而知
不可引也其說又窮上令科臣往視會清河
撫按以及部院大臣之詳議其說皆窮比隆
慶間漕臣毅然後海運大率縱拖連棧以納駿
龍之腹始有詔嚴杜異議而海中之粟不可
登矣說者謂海運宜于勝國今何獨不然朱清

張瑄爲海上亡命故周知海門之險阻胡元虜使其民投之窮海而忍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萬石五千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隨船泅沒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當元之盛歲運三百萬以上及其衰也僅十有一萬枵腹而乞靈于海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策哉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 余家生長海端嘗聞父老言驅民轉輸海粟父別子夫別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沒如萍生

死如夢。其幸而脫鯨鯢之口。則必爲再世更生。
來歲復運如聽。聽之不知有春。秋昔始皇驅民
於邊。猶掩骼長城之下。而胡元驅民于海。迺納
命沉濟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運安得靈
長。人群安得永戴。有爲國爲民之心者。其忍創
言海運哉。以今時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間。
定有餘糧。以供狡夷之劫掠。爲封豕長蛇之藉。
寇卽丘文莊公而在。亦必緘口。咋舌。不敢抵掌。
而談斯事矣。海運既不可復。則當先時而圖以。

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逢蹀憔悴之軍。大抵驅人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宋時以鹽易米。故終宋之世。而運事猶可支。今值驟之以害。有不以漕爲鼎鑊者耶。廟議岌岌。以無財爲患。不知急之而可致者財也。今人盈之充積。皆財也。君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儻時有巨測。而索米于四千里之遙。京通所積。豈同煮水。沃焦精錫白鏹。不可以療饑。故有國者無財非

有三年之疾而三七年之艾正恐憂在蕭牆豈獨九邊軍士之能大呼脫巾已哉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僂。運。而。海。運。乃。罷。遼。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僂。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先。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蓋。凡。五。變。焉。

